

TAROT FEMALE DETECTIVE

COCON TOWN ROMANCE

# 塔罗女神探之 茧镇奇缘

暗地妖娆◎著

青云镇上怪事不断……

塔罗女神探首断奇案！

一副神奇塔罗牌 一个关乎人性的家族秘密



海豚出版社  
DOLPHIN BOOKS

# THE DEVIL

TAROT FEMALE DETECTIVE  
COCOON TOWN ROMANCE

# 塔罗女神探之 茧镇奇缘

暗地妖娆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塔罗女神探之茧镇奇缘 / 暗地妖娆著. — 北京:  
海豚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110-3550-9

I. ① 塔… II. ① 暗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5020 号

书 名: 塔罗女神探之茧镇奇缘

作 者: 暗地妖娆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慕君黎 张运玲

封面设计: 仙境设计

责任印制: 蔡 丽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

010-68326332 (编辑室)

印 刷: 环球东方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及网络书店

开 本: 32 开 (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)

印 张: 8

字 数: 215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3550-9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楔子

“要算什么？”

“嗯……婚姻。”

那妇人拽紧手里的蜜色帕子，一动不动盯着桌面上的牌，半袖短褂上绣满金绿荷花图案，两只胳膊都垂着，要她洗牌的时候才勉强伸出来。

杜春晓草草将牌揲成三叠，再合到一起，把面上的四张拼组成菱形，心里头却已经在笑：“别怪我讲出不好听的来。”

第一张翻启，逆位的太阳牌，开端倒也有些意思。

“恭喜恭喜，嫁的可是好男人哪！想来当年老的们都赞成这桩婚事吧？”杜春晓刻意不看那妇人的穿戴——翡翠吊坠耳环、珍珠发网、洗到发白的绯红长裙，系五年前时兴的装扮，可见当初确是幸福过的。

妇人也果然勾一勾头，面上泛起一层纤薄的红晕。

杜春晓又翻开中间两张牌，逆位的皇帝与逆位的倒吊人，前者系男权象征，后者可解作明月照沟渠的无奈处境。

她沉默良久，叹道：“今时不同往日了，在家挨丈夫打骂是常有的事儿吧？你性子又弱，不敢说话，终究是忍气吞声的命。只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不过男人不懂怜香惜玉也就罢了，还把自己的亲骨肉给打没了，

实在有些过分。”杜春晓用指尖轻轻抵住“倒吊人”。

“这是怎么看出来的？”妇人不由瞪大一双枯淡的眼眸，欲从杜春晓懒洋洋的表情里探究占卜的秘密。

杜春晓悄悄抹掉嘴角的讥笑，哄说是从牌里看出来的。她又怎能告诉客人，从她跨入荒唐书铺的姿势中便已猜到她近来身子受过重创。更不能告诉她，她一坐下来，不算财运，不算健康，竟头一个问及婚姻，也只能说明婚姻出了问题。尤其洗牌时不小心暴露的胳膊内侧那几道暗灰疤痕，虽不触目，却教人无法忽视，可见受虐不是一两天的事了，偏偏憋到现在才来问卜命运，倘若不是被家里的男人逼到绝境，那可就奇了。杜春晓最不能告诉她的是，上个月在河塘边洗衣服的时候已见过对方大腹便便的模样了……占卜就是这样，把玄机都藏得牢牢的，一切归功于牌理，那才是标准神棍的姿态。

翻开最后一张牌，逆位的审判。

看来一切已无法挽回……杜春晓兴奋得双腿打战，她最喜预测客人的未来，里头包含的期待、惶恐，乃至恼恨，都令她甘之如饴。所以，杜春晓清了一下喉咙，开始对那彷徨的妇人“施咒”。

“哎呀！看来这桩婚事也差不多到尽头了。”她搓了搓手，将审判牌拿起来轻扫自己的下巴，“审判牌嘛，客人也该做出决定了，否则呀，再这样下去，还会更惨。不过……”

妇人没再追问“不过什么”，竟盯着那张皇帝牌不放。

杜春晓见关子卖不下去了，只得自己接话道：“不过呀，您看这张皇帝牌，逆位的，说明有个男人可主宰客人的命运。虽然目前他还见不得光，至于往后能不能见光，可就看客人您自己的选择了。”

这猜测极为大胆，不过杜春晓也不怕砸了招牌，是人命里三分像，每个人的经历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重合，更何况眼前的女子面容清丽，双颊扫了淡淡的胭脂，是极易让男人心动的皮囊，就算现今没有情夫，暧昧的、示爱的，想必也是有的，这大抵亦是她被怒火中烧的夫君打骂的

主因。

客人整了整脑后的珍珠发网，将散落的几缕碎发一根根挽回网中，这才露出脖颈下一块蹊跷的红斑。

果然有这回事！杜春晓双眼放光，开始进一步刺探。她将头颅贴近那妇人耳边，好将那吻痕看得更清楚一些，然后压低声音道：“但凡到我这里来算命的，到头来都会骂我算得不准，因我讲未来的事儿总也讲不准，所以这位客人还得招子放亮，自断自决。对了，切莫做出凶险之事，把男人倒吊起来的原因太多，疾病、横祸，乃至杀人，都是有的。客人一定要沉得住气，水到渠成的事体，不要后来搞得两败俱伤，到时又怨我没算准。”

那妇人急忙点头，桃红腮边两只长吊坠一晃一晃的。

送走客人，杜春晓忙将未翻过的那叠牌拿起来查看，心中暗骂：“娘的！果然刚刚洗牌的时候没收拾妥当，整副牌都是逆向的！”

十天以后，青云镇张银匠的老婆田氏与教书先生双双失踪。张银匠捶胸顿足，花钱请人把镇子翻过来找，可传说这两人是私奔去了外省。

唯有杜春晓知道，田氏和教书先生的尸骨怕是早已沉在贯穿青云镇的那条河塘底下了，因为无论皇帝还是倒吊人，都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决。

## CONTENTS | 目录

### 第一章 — 逆位之塔<sup>P1</sup>

未来牌，逆位之塔。

房内连呼吸声都已消除干净，

黄梦清、黄慕云均在等那关键的谜底……

“秘密就是黄家那几宗命案与白小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

您是不瞒也不是，瞒着又觉得良心上过不去，

终日惶惶的，也不知晚上可有睡好过……”

### 第二章 — 正位的恶魔<sup>P65</sup>

杜春晓皱着眉头翻开未来牌，正位的恶魔。

“太太，恶魔牌若被男人抽到，

意味着他会惹杀身之祸或暴病而亡；

女人抽到可就奇了，说的可是堕胎。”

### 第三章 — 皇后疑云 <sup>P131</sup>

“你的意思是，她的死与简政良的死果然是有联系的？”

“没联系可就怪了！经过前边那一桩事，

任谁都想得到他们之间有联系。”

杜春晓翻开最末一张牌——正位的皇后，

心里便“咯噔”一下，暗自惊疑，

“怎么跟给黄莫如算的未来牌是同一张？”

### 第四章 — 最后审判 <sup>P189</sup>

这正是在刻意提醒他冷静，

要念及他好不容易留下的亲骨肉，

暗示他为了保住孩子，最好是将所有罪状一并承担下来。

可是这个道理？

正因为你肚里有了他的种，才成为主宰他命运的“皇后”！



## 第一章 逆位之塔

未来牌，逆位之塔。

房内连呼吸声都已消除干净，

黄梦清、黄慕云均在等那关键的谜底……

“秘密就是黄家那几宗命案与白小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

您是不瞒也不是，瞒着又觉得良心上过不去，

终日惶惶的，也不知晚上可有睡好过……”



对偌大一个青云镇来讲，荒唐书铺真是小到不能再小，地方又偏，租在冯姑婆家老宅旁边那条小巷子里，一旁是烧饼摊，另一旁卖香烛冥纸，倒也神秘。铺面大小只三十余尺，贴墙摆了三个旧书架，歪七扭八排放的几百册书已脏得看不出原色，靠柜台后头竖着根油漆斑驳的廊柱，上头打一枚粗钉，挂着钟锤生锈的西洋时钟，终日滴滴嗒嗒走个不停，玻璃罩面上褐污点点。这样的铺子，大抵除铺主之外，再有人光顾可能也算奇迹。

王二狗的烧饼摊摆得很早，又收得比较晚，可每每他刚开始把甜酱罐子封上盖的时候，书铺的门板便“哗啦”一声裂开，从门板缝里走出一个脸青唇白，明显睡眠不足的女人，扎了一根粗辫子，穿灰蓝色旗袍，一只手夹着半截点燃的香烟，另一只手则握着一把牙刷。

王二狗听到那门板的动静，便拿起放在烘坑上的烧饼，往里边填三块臭豆腐，浇上辣酱，包上黄纸，给那女人送上。女人便把半支烟丢在脚下，用布鞋踩熄，指节被烟垢熏黄的手径直接过烧饼啃起来。

十年来，从王二狗开始在书铺门前摆摊开始，他便天天要如此招呼一位邋邋古怪的书铺女老板。他不清楚此人来历，只知她叫杜春晓，

似乎有晚起晚睡的习惯，所以皮肤白得有些不正常。说她不会做生意，勿如讲她不在乎生意。反正这么偏僻的地方，每日来来去去都不见得有三十个人，能进她铺子里买书的就更少。不过这不是王二狗担心的问题，反正只要那三文烧饼钱不少，管她的收入能不能维持生计呢。

“老板，你这烧饼越做越小了嘛。”杜春晓见谁都叫“老板”，哪怕去菜场买颗蛋，都管蹲在竹篮边的老婆婆叫“老板”。

“哪里是饼做得小？是杜小姐你食量大咯！”王二狗笑嘻嘻地把盖了布的面团和香葱盆子往板车上放。讲实话，他实在无从辨别杜春晓生得好不好看，只觉她五官是端正的，可惜常被那龇牙咧嘴的表情给败坏了；身材瘦得像个丝瓜精，但宽松的布袍子却包不住她的前凸后翘，倘若穿点儿好的，搽上口红，保不齐还是个美人儿。可想归想，王二狗面对这么随意潦倒的女子，嘴上却怎么都花不起来，尤其杜春晓现在一张口，臭豆腐味儿和香烟味儿便冲他的脑门儿翻滚而来，令他恨不能即刻逃走。

杜春晓也不理会王二狗的奚落，只靠在门板上将早点与午饭的“混合餐”吃完，往地上吐了一口痰，拿着那支没沾过嘴的牙刷进铺子里去了。

荒唐书铺还是一如既往的灰尘满满，手指头往哪里捻一下都会变黑，唯有杜春晓坐着收钱的那只梨花木柜台油光水亮——是被她自己的袖子擦干净的，只因那地方除了做卖书的交易，还要派点儿别的用场。

手里那副塔罗牌又硬又大，四角镶了铂金的边儿，所幸杜春晓的手掌也厚实庞大，能把牌抓得很稳。随意抽一张出来，笑了，星星牌，看来今天能碰上有趣的客人，再抽一张，死神。

整个下午，荒唐书铺只卖出一本《三侠五义》，其余时间杜春晓都只怔怔看着窗台上滑落的几寸阳光，暖融融照得人想睡。到黄昏时分，她已是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想去对街的老汤楼叫碗面，又舍不得跑开，怕错过那位命中注定的“贵客”。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住，只得跑去隔壁香

烛店，找到正打瞌睡的伙计，只说：“姑娘我饿得受不了，劳烦替我去对过儿叫碗面来。”

那面送到荒唐书铺的时候，已经变成面糊了，她也不计较，大口吸食起来，待把汤头喝尽，胃里的馋虫才勉强平息下去，嘴还没擦，客人竟到了。

十七八岁的少女，素面朝天地走进来，穿一身洁白短褂、素花纹长裙，双眸如浸入清泉的墨玉，黛眉樱唇，美得竟有些惊天动地。杜春晓自己是女人，亦忍不住发呆，只觉这客人不像活在凡间的，而是从天上走下来的。她暗自纳闷儿，这么美的姑娘在青云镇上居然没传出名气，难不成真是藏在哪个金窝里的？

可那少女一落座，杜春晓便恍然大悟。哦，原来已不是黄花闺女了，屁股挨住凳板的仪态浮起些许少妇风情，低眉顺眼的神情里隐约透露艳光，被性事浇灌之后蜜桃初熟的甜蜜气息在书铺中缓缓弥漫。

“要看些什么书？”杜春晓强压激动的情绪，迎上来问她。不知为什么，她能嗅出客人身上甜蜜以外的血腥味儿来，这味道令她多少还原了一些“兽性”。杜春晓一直认为，人与兽的区别并没有太大，尤其在对欲望与未知事物的追求上头，甚至还远远盖过那些无知的畜生。

少女摇了摇头，拿眼睛盯住桌上翻开的那张死神牌，笑道：“想请杜小姐给算一算。”

“价钱你知道的？”杜春晓目前最关心的还是这个，连续十天都用阳春面打发肚皮的日子她实在是受够了。

“知道，您就帮我算一算吧。”她果真是懂规矩的，当即从怀里掏出裹帕，解开，数了十个银洋给杜春晓。

“要算什么？”杜春晓终于眉开眼笑，叮叮咣咣地把银洋撸进抽屉内，“不过先说好了，算不准不退钱的，我时常算不准的，没砸了招牌那是运气。待会儿讲与你听的话，可别太当真。”

杜春晓喜欢在开工之前摸摸客人的底细，倘若把丑话讲在前头了，

对方还乐意挨宰的话，其焦虑和迷茫的程度可见一斑。眼前这位绝世美人儿便是典型，尽管心里惶惶不安，却极度扭捏，压抑得很。

“没关系的。”美人轻声道，“知道您的本事才来的，再说大小姐……”

“要算些什么？说些细的。”她只当没听见“大小姐”三个字，一副只顾做生意的样子。

“算姻缘。”

这个话从美人儿口里讲出来，实是有些奇怪的。依她的生相，只要头脑稍清醒一点儿，便能找到好婆家，享一世富贵，哪里还需到这里来问神灵，所以杜春晓只能叹红颜易“蠢”。于是她让美人儿洗了牌，摆起阵来。

过去牌：正位的恋人。

杜春晓脱口而出的一番说辞，是美人进门时便想好的：“看起来，姑娘也是痴情种，裙下之臣无数，然而姑娘却把一腔热情赋予一人身上，不知是哪家的公子这么有福。”

这是废话，天底下哪个美人不是享有这样的权力？看她清清爽爽的额角与几近透明的眼波，便知其单纯执着。

现状牌：逆位的教皇与逆位的正义。

“哎呀呀……”杜春晓装腔作势地尖叫一声，美人儿神色即刻紧张起来，“姑娘如今这段姻缘太过凶险，您瞧啊，教皇逆位，可以说您是离经叛道，走了一条歧路；正义逆位，这感情就更见不得光了，非正常，更非正义呀。”

“接下来呢？”美人竭力控制住神色，显得从容镇定，甚至笑了一下，以暗示杜春晓算得不准。

未来牌：正位的恶魔。

杜春晓突然逼近美人，将掺有烟味的呼吸贴近她的耳垂，说道：

“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姑娘的梦再不醒，恐怕事情就得到不可收场的

地步。原本已是寄人篱下的身份，何必再让自己多受一层苦呢？”

“你怎知我就是寄人篱下的命？”

杜春晓笑而不答，这还看不出来吗？眼前的客人虽是水葱般细嫩的长相，十个手指甲却剪得光秃秃的，一看便是要做事的。何况挑的时辰也巧，多半是大户人家的主人刚洗漱过后睡下的当口儿，下人可以趁机偷闲一刻半刻的。

美人终于寒下脸来，一声不响地起身，走出铺子，那丰腴妙曼的背影渐渐被暮色吸入。

杜春晓收好牌，点一支烟，深深吸进肺腑，袅袅烟雾，熏染了红木架子上泛黄的书页……

“不祥啊，还真是‘不祥’……”她看着猩红的烟头，喃喃自语。

## -2-

夏冰最厌倦夏季，他是正月里生的人，抗寒怯热，但不是胖子，身材细得像竹竿，戴一副黑圆框眼镜儿，头发梳成时髦的中分，一派文弱书生的气势，讲自己是警察都无人肯信，所以从小就被人取笑说和杜春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一语成真，只要杜晓春不嫁，夏冰便至今也没有娶妻，爹娘跟他吵过不知多少回。有一回去相亲，他当面便回绝了人家，夏母为此绝食了整三日。事后他也没有怎样，依旧每天乐呵呵地去保警队报到。

被叫去天韵绸庄办案那天，正落雷阵雨，夏冰两只脚都被水捂着，走起来扑哧作响。赶到绸庄的时候，脸上糊满雨珠，已睁不开眼。只依稀听得队长李常登的大嗓门儿叫得震天响，竟盖过那巨大的雨声了。

“小夏，赶紧过来，把死人抬里边儿去！”

李队长指的死人，正挨着天韵绸庄后庭院里的井沿儿上坐着，因全身被粗井绳拴绑，副队长与两名警察已在那里费力解了半日。夏冰前脚

刚踏进案发现场，他们后脚便要抬尸。

“看着点儿鞋！”副队长身上的雨衣早已不顶用，眯着眼冲夏冰大吼。

夏冰急忙撸一把打在眼睛上的水，再看看脚底，发现自己竟站在一汪血红里。那血分明是从尸首的腰腹部流出来的，分不清性别的死人中间被挖开了一个洞，大概肠子都被雨冲出来了，流得满地都是。他不由退后了一步，看到一位穿着考究的中年男子执着把油纸伞站在不远处看着，面部僵硬，像是灵魂早已出窍。李队长此时又催促起来，夏冰只得咬牙切齿地跑到井边，帮副队长乔越龙抬起那死人，那血洞因受外力拉扯，变得愈发地大，几块大小不一的碎肉落到地上，又与雨水汇成血流，在众人脚边蔓延。

尸首被抬进庭院旁边的一间柴房，平放在木床板上之后，夏冰方看清死者是个女人。稀湿的头发胡乱散在脑后，一张素白面孔上，那对大如深渊的眼睛还是半睁着的，似乎恨不能爬起来与报警队一道去寻找真凶。

夏冰拼命忍着吐，看李队长在那里翻查尸首。小镇上案子少，队里自然也没几个人，所以李队长还要兼任仵作。那执油纸伞的中年男人不知何时也已站在柴房内，冷眼旁观他们的举动。

“虽然肚子上被挖了洞，可死因却是勒毙啊。”李队长解开死者的衣领扣子，脖颈处果真有一圈乌青血痕，“可认得她是谁？”

中年男子知李队长是在问他，便语气平板地答道：“好像是大小姐房里的丫头，叫雪儿，前年刚送进来的。”

“您又是哪位？”乔副队长脾气有些火爆，与李队长稳重内敛的做派对比鲜明，因此两人出来办案审犯人，都是前者唱红脸，后者唱白脸，双剑合璧，天下无敌。

“杜亮，这儿的管家。”

这名字一下勾起夏冰的回忆，早前听杜春晓讲过自己有个叔叔在



有钱人家当大总管，威风得不得了，具体那“有钱人家”姓甚名谁，她却含含糊糊不讲出来。算来算去，青云镇也只有经营绸缎生意的黄家算得上不折不扣的金玉满堂。青云镇原本是个民风懒散的荒镇，谁知竟出了黄天鸣这么号人物，头脑聪明，精于算计，眼光与胆识亦较常人要卓越许多，一下便看中小镇边郊那几百亩桑树田，种桑必定养蚕，养蚕便可织绸。他不像那些鼠目寸光的养蚕户，把茧子低价卖给外省来的纺织厂，而是和外省人公然叫板，开出双倍价格抢回蚕茧，并招了一批镇上的闲散人来做工，因此那年春茧上市之后，很快便发了笔横财。

黄家大宅院与天韵绸庄连在一道，建于镇东最繁华的鱼塘街。虽是车水马龙、热闹非凡的地界，黄家人除了必要的应酬外，却鲜少出门。从老爷到下人，行事都低调得很，与他们在青云镇的显赫地位极不相称。乔副队长的老婆是按摩师傅，因被请去给黄家大太太松过几次筋骨，所以多少还有些了解里头的情况，乔副队长用四字形容过黄家的人：高贵冷血。夏冰至今不明白“高贵”与“冷血”两个词如何能拼凑到一起，根本是完全不搭调的嘛！所幸这回借处理命案的时机，总算可以堂堂正正进这大户人家“参观”，可惜出来接待的竟只有一个大管家。

“我们能见见黄老爷吗？”

李队长提出的要求很合理，府上死了人，自然要跟主人家了解情况，谁知杜亮的回复出乎意料，只说：“老爷最近身体抱恙，不便见客。”

“我们不是客人，是来查案的，查府上有人被杀的案！”乔副队长即刻像被点燃的爆竹。

杜亮只是弓着身子，讪笑道：“老爷吩咐过啦，几位爷有什么需要尽管提，我们能帮则帮。雪儿这丫头来的时间短，老爷哪里能对她有印象，所以就不必打扰了。几位爷若想知道些什么，直接问我就是了。我是在下人房里待惯了的，他们的事儿多半还知道一些。能在咱们几个中